

百姓  
纪事

## 隔着一碗羊肉汤的距离

□曹春雷

他这次回乡,是要带爹去县城看牙。爹牙疼很长时间了,却总拖着,不肯去看,娘没法,就打电话给他。回家后,他责备爹,说,以后还打算吃肉不?你必须要去看看牙。爹诺诺应着:去,去。

开着车载着爹,去县城。一路上,两人无语。说什么呢,仿佛无话可说。他和娘什么都能聊,和爹就不行了,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说不了几句话,就都沉默了。

一直望着窗外的爹,突然说了句,这路变化真大啊,都不认得了。他只是应了一声,嗯。他小的时候,爹贩鸡,从乡下收购了农人散养的鸡,送到城里饭店,骑着自行车,一天一个来回,六十多里路。

他曾缠着爹,让爹带自己进城。那是他第一次去城里。爹的自行车后面,挂着两个鸡笼,前面大梁上,斜坐着他。爹用两个粗壮的胳膊拦着他,不致让他掉下来。爹骑得飞快。遇到颠簸处,爹硬茬茬的胡子会扎着他光溜溜的头。爷儿俩有说不完的话,一路上欢声笑语。

现在,他开车,爹坐车,两人却没话说了。

进到城里,爹摇下车窗外看,很新奇的样子。就像他当年第一次跟爹进城,看城里的什么都新鲜,眼睛不够使——爹自那年冬天上山摔伤腿以后,已经十多年不进城了。

去了牙科医院,医生拔了一颗牙,又拿了点消炎药,嘱咐说一周后来安假牙。

出了医院,已是正午。他开车拐

来拐去,在一家羊汤馆前停了下来。爹说,你小的时候,我带你来这里喝过羊肉汤。

他当然记得。那次和爹进城,爹一家一家地跑,先后去了好几个饭店,等到卖掉了带来的所有鸡,带他来到这里,给他要了一碗羊肉汤,自己只要了一碗羊杂汤。那时,这里还不是馆,只是在街上摆的一个摊子。他记得当时他大口吃、大口喝,时不时嚷一句“真香啊”。最后,爹的羊杂汤也给了他大半碗,爹只喝了小半碗。

来这里,也是为了重温记忆。他点了两个小菜,两碗羊肉汤。汤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喝。他慢慢喝着,突然感觉时空倒流,一下子回到从前,他还是当年那个呼噜呼噜地埋头喝羊汤的孩子,而爹,还是那个慈爱地望着他,时不时抚摸一下他的头的爹。

这样想着时,偶一抬头,看到对面埋头喝汤的爹,一头花白,这花白,击疼了他的心,让他的眼酸涩,有种热热的东西快要流了下来——他还从没见过,爹竟然这样苍老了。

一边吃着,他主动提起小时候的事,爹听了,话多起来,说起村里的事、社会的事,聊了很多。他成年之后,从来没有这样的耐心,与爹这样谈过心、聊过天。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他的心与父亲的心,原来一直就未曾疏远过,就像现在,只是隔着一碗羊肉汤的距离。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人生  
百态

## 别人的老公

□何昕

安徒生有一部童话作品:《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以前我看的时候,认为简直是不可理喻。老头子接二连三地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却每一次都能得到老婆子由衷的夸赞,这老婆子也太傻了。

是的,现实生活中,婚姻中的大多数人,喜欢站在物质、道德、外表、脑力等等的制高点去评价对方,凭借自己某一方面的优势夺取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其实对老公的评价,又何尝逃脱这一法则?

结婚多年,老公几乎从未逛过菜市场,下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能劳他大驾的家务活只有洗碗和拖地,还需要我吩咐。自从换了木地板,拖地质量严重不符合我的要求后,就只剩下洗碗了。而因为早上时间紧张,晚上应酬多,这唯一的活也大打折扣。

家务活少干点也罢,最让我意难平的是,作为理科生,他是个过于务实的人。不能和我交流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不知道流行热点,生活缺乏情调。

数年如一日的乏味日子,加之得不到低情商老公的理解和宽慰,我的心理严重失衡。于是,我极度羡慕朋友张。

张的老公高高瘦瘦,很有亲和力和力,对张更是体贴有加。曾经热好牛奶,用保温杯装好,送到上夜班的张的办公桌上,还要陪着张一块上班。更重要的是和张一



样,擅长烹饪,做得一手好饭菜。N次包好水饺或馄饨,熬好稀饭、炒好菜等张回来。在张学习考试期间,更是一日三餐不用操心,做好后,只需要亲自吃就可以了。一次中午到张家做客,我们一到,打过招呼,他就进了厨房,没多久,六个色、香、味俱全的菜就上了桌,接着就出门了。张解释道,因为要赶去喝喜酒。有事尚能如此,平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张却羡慕我老公不嗜烟酒。原来张的老公一月的烟钱就够买一件不错的衣服,并且喜欢把烟头到处扔,烟灰到处弹;至于酒,那是没有饭局也要创造饭局,还喜欢把朋友领到家里。从中午喝到晚上,家里杯盘狼藉,酒味盈室,让张为此烦恼不堪。

朋友刘的老公又是另一种类型。不抽烟不喝酒,文质彬彬,与泼辣的刘相比,绝对称得上好脾气。知道早起准备早餐,接送孩子也是他分内的事。不喜欢串门、交际,总在家陪老婆孩子。这

总该让刘满意了吧,NO!理由也不少:邋遢,臭袜子穿一周都不知道换,还要刘给他洗。还有一大爱好——上网玩游戏。吃完晚饭,马上一屁股坐到电脑跟前,免得被儿子抢走,一直到夜深人静才睡觉。每天只想着安安静静地过现有的生活,让好强的刘很是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像人家一样多挣点钱,换套大房子呢?

当自己走过多年的婚姻,也看过了周围各种的家庭,正如童话故事中所说:我每次一想到它,就似乎觉得它更可爱。我越来越感觉,老婆子是如此的聪明。

选择了一个人,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看看自己,不过也是芸芸众生中凡人一个,以己之长去苛求对方之短,或者自己不行动,却希望对方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过是在纵容自己的自私,是非常不明智的。与其抱怨老公,不如先修炼自己。当我们用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婚姻,最终才会收获内心的幸福。

## 传记连载

### 邓小平传

(25)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月八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领二野指挥机关进驻重庆。

对于重庆,邓小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从重庆往北一百多公里,就是他的家乡广安。重庆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二十九年,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四川,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他率领着胜利之师回到这里,担负了解放大西南、主政大西南的重任。

邓小平把家安在了重庆。这时,卓琳已怀着小女儿邓榕。一九五〇年一月,邓榕出生。第二年八月,小儿子邓质方出生。

邓小平到重庆后,他的两个妹妹邓先英和邓先群由组织安排从老家广安到了重庆,见到了从未见过的长兄。不久,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从乡下接到重庆。夏伯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

军政兼施攻心为上,恩威并重上兵伐谋。针对聚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面临绝境,其许多将领和军政人员彷徨不定的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进行猛烈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

早在进军西南前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就派了专人做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为深入调查西南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确定策反对象,在八月初,直接受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敌工部部长杨松青、情报处处长柴军武即带人到汉口设立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向西南国民党军派遣了九十多名策反人员。同时,一野十八兵团也向胡宗南集团及有关部队派出七十多名

策反人员。中共川、滇、黔、康各地下党组织也配合做了大量工作。各方面周密细致的策反工作,为争取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投诚打了基础。

解放西南战役发起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派遣一批政工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西南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派人重点做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工作,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宣布愿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八章”。其主要内容是:(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凶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有关具体政策,敦促他们脱离蒋介石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还要求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未完待续)

## 小说连载

### 首席医官

(13) ■文/谢荣鹏

#### 抽丝剥茧道病因

让你摸下手腕子,你就敢说病人得过感冒,那要让你摸个脚脖子,病人岂不是还要得个半身不遂?张仁杰认为那是骗人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但凡他能信一丁点儿,省院的中医科也不会落到只剩下的四名大夫。谁知冯玉琴“啊”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惊讶至极。

张仁杰的脸瞬间成了猪肝色,看冯玉琴的反应,他就知道那个实习生又说中了。半个月前,冯玉琴到下面视察,确实小病了一场,症状跟曾毅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不发烧,她只当是普通的头疼,吃过两片止痛药后,那些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冯玉琴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来后也没跟任何人提起,包括方南国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跟我现在的病有什么关系?”冯玉琴问。就在几分钟前,她还是完全不看好这个年轻的大夫,但此时此刻,她相信对方一定有办法治好她的病。

“你这个病,叫做太阳阳明合病,是因寒邪同时入侵了太阳、阳明两经引起的。如果我没摸错,当时你应该是受了凉风。”冯玉琴点点头,现在回想,好像就是在路上吹了凉风之后才出现了那些症状。

“太阳阳明合病的初期,寒

邪偏于表,也就是说寒邪会聚在人的体表,表现出轻微的感冒症状。当寒邪在表,热就会被压迫在体内,最后热迫大肠,就造成大肠传导失职。反应在人的身上,就是大便干燥,排便困难。”

“啊?”冯玉琴又是一声惊呼,这次不是惊讶,而是后悔。她不知道感冒还能引起便秘,早知这样,自己就应该把感冒的事情早一点告诉医院,也就不至于会遭这么大的罪。

她心里是这么想,可事实未必能如她所愿。因为满屋子的专家医生,此时全都一脸茫然,恶寒头痛这种症状的感冒还能引起便秘?头一次听说啊!人人都在脑袋里琢磨,病理是什么呢?

邵海波心里更加惊骇,冯玉琴的病历是对外保密的,曾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今天大家又讨论的全是腹泻,也没人提起过便秘的事,师弟竟然只靠着诊脉就全清楚了。厉害啊,就凭这点,已经不输于师父当年了,真不可小觑了他。

“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寒邪会慢慢地由表入里,此时情形就刚好相反,在内,因为寒邪凝结在大肠,造成运化不灵,导致腹泻连绵;而在外,因为热聚体表,自然会出现低烧不止的状况。”曾毅看着冯玉琴,“你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虽然身体发热,但心里却不热不燥,就

好像人在烤箱里,心却在冷库。”

冯玉琴直点头,这年轻大夫简直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就跟他自己亲历亲为一样。不像张仁杰,只会挂吊瓶,挂得人心直打冷战。

“这就对了!”曾毅此时才下了定论,“你尽管把心放宽,这个病不抓紧的,我开个方子,吃了就会好。”

冯玉琴长舒一口气,不知怎么,她觉得眼前这个年轻大夫的话,透着一股热情和信任感,让自己听了浑身暖洋洋,这病还没开始治呢,就已经感觉好了一大半。

李正坤暗暗点头,他注意到,曾毅的脸上始终挂着微微的笑意,憨厚诚恳。这一点非常难得,就是自己这样的医林老手,也很难做到的。往往有一些病人,病情本身并不怎么严重,但就是被医生脸上的夸张表情吓坏了,最后反而越治越重。

而且这个小伙子很有一套,他知道自己的年轻是劣势,所以上来后不问病情病症,只凭号脉的功夫,再加上一个缓解病痛的技巧,就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但取得病人的信任,还振奋了病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将这个病的前因后果,解释得清清楚楚。

明日关注:医术人品征服众人